

午 27
9<2.

血證論



血證論六卷

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

癆瘍

癆瘍之證。咯血痰嗽。遺精漏泄。潮熱盜汗。瘦削疲倦。夢與鬼交。或夢亡先。覓人過。
常懷忿怨。平旦病減。午後病增。發熱心煩。口燥鼻乾。臉紅唇赤。骨蒸肺痿。咽痛失音。
若漏不止。則不治矣。其原得於酒色傷損。以及失血之後。瘀血鬱熱。化生癆蟲。蝕人
臟腑之精血。變生諸般怪證。病人死後。蟲氣傳染家人。名曰傳尸。又名尸疰。謂其自
上注下。見證與前死之人相似故也。辨蟲之法。或腹中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核。
或用乳香薰手背。以帛覆手心。良久手上出毛長寸許。白黃者可治。紅者稍難。青黑
者死。若薰手無毛。非癆蟲證也。又或用真安息香。燒烟吸之。不嗽者非傳尸。烟入即
嗽。真傳尸也。癆蟲之形。或似蟻蟎。或似紅絲馬尾。或似蝦蟆。或似蜘蛛。或有足
無頭。或有頭無足。或化精血歸於元氣之內。若傳至三人者。其蟲靈怪不可治。凡用
藥治蟲。分令病者知之。恐蟲覺悟。難取下也。

夫癆蟲何由而生哉。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身亦必先有瘀血。虛熱鬱蒸。乃生癆蟲者。風木之氣所化。人身肝主風木。又主藏血。肝臟之血。若有瘀積。是猶木之先腐也。於是肝臟之風氣鬱遏。蒸煽。將瘀血化生為蟲。既化為蟲。即從蟲治之。宜天靈蓋散治之。然天靈蓋不易得。且不宜用。可用川椒代之。或金蟾丸亦可。余每用乾漆明雄川椒棟根皮白頸蚯蚓升麻鬱金共為末。白湯五更時服。其蟲不吐。即下。義固取於殺蟲。而尤在乾漆鬱金。兼治瘀血。以癆蟲是瘀血所化。殺蟲是治其標。去瘀是治其本也。諸書但言殺蟲。而不知蟲之所自生。宜乎未得其治也。吾為指出。癆蟲是瘀血所化。治療血是治其本也。辨證錄用移尸滅怪湯。治療蟲傳尸方。以去瘀為主。故效。

癆蟲之生。由瘀血所化。而癆蟲既生。蝕人精血。人之正氣日以消耗。不治其虛。但殺其蟲。病終不能愈也。月華丸主之。義取補虛而去瘀殺蟲兼施。其治乃萬全之策。鰻魚肉常食亦佳。或鰻魚骨鼈甲知母山茱萸柴胡當歸青黛桃梞為丸。人參湯下。亦攻補兼行之術。

又凡濕熱積痰。皆能生蟲。與小兒疳蟲無異。用金蟾丸即愈。不比血化之蟲靈怪難治也。

既殺蟲後。但當滋補其虛。陰虛者十居八九。瓊玉膏主之。加黃柏知母紫河車更佳。陽虛者十之二三。六君子湯主之。

欬嗽

雜病欬嗽。另有方書可查。未及備論。茲所論者。虛癆失血之欬嗽也。失血家十有九。欬所以然者。肺為華蓋。肺中常有津液。則肺葉腴潤。覆垂向下。將氣斂抑。使其氣不行。氣下則津液隨之而降。是以水津四布。水道通調。肝氣不逆。腎氣不浮。自無欬嗽之病矣。血者火化之陰汁。津者氣化之水液。二者本相濟相養。水不濟火。則血傷。血不養氣。則水竭。水竭則津不潤。肺血傷。則火來剋金。金被火剋。不能行其制節。於是。在下之氣。始得逆上。氣既逆上。則水津不能隨氣下布。凝結為痰。在下之水邪。又得隨氣而升泛為水飲。皆致欬嗽。吾於欬血門已詳論之。茲復條列如左。以便查核。一肺臟津虛。火氣乘之。致成燥欬。氣喰痰澀。或帶血絲。久成肺痿。清燥救肺湯治之。



一痰火凝結。欬逆發渴。喉中痰滯者。由於津液不散。阻塞氣道。治宜清利其痰。滋養其津。紫菀散主之。

一水飲沖肺。欬逆倚息。不得卧者。由於失血之人。肝經風火太盛。激動其水上衝肺。卧則肺葉張。水飲愈衝。是以不得卧息。葶藶大棗瀉肺湯治之。吾每用二陳湯治飲加蘇子。柴胡。白芥子。黃芩。石膏。杏仁。荆芥。薄荷。桔杷葉。風火兼治。尤效。此與雜病欬嗽。因寒動水者有異。因寒動水。以致水飲衝肺者。宜小青龍。及真武湯。血證欬嗽。多是內動風火。激水而上。青龍真武等。又其所忌。醫者辨之。

夫虛癆欬嗽。原於大剋金水。乘肺。而切究其故。則病皆在於胃。胃為水穀之海。化生津血。不足則火旺。津不生則肺燥。水氣不化。則飲邪上干。治胃火。宜白虎湯。加生地。百合。五味子。或玉女煎。治胃痰。宜滾痰丸。指迷茯苓丸。輕者用豁痰丸。治胃中水飲。宜二陳湯。加蘇子。白芥子。防已。枳殼。杏仁。生薑。若水飲挾火者。加柴胡。黃芩。當歸。

白芍。

內經云。五臟六腑。皆有欬嗽。而無不聚於胃。關於肺。上條分肺。胃治已詳。茲有一方。

可以統治肺胃者。則莫如小柴胡湯。肺火盛。加麥冬。心火盛。加黃連。當歸肝火盛。加葛根。黃芩。欬嗽為火浮於肺。加五倍子。五味子。以斂之。五更欬嗽為食積之火。至寅時流入肺經。加茱萸子。痰凝氣滯者。加瓜蒌霜。旋覆花。杏仁。桔梗。射干。川貝母。水飲上衝者。加葶苈子。桑白皮。細辛。五味子。有寒加乾薑。雲茯苓。若兼外感。發熱惡寒。鼻塞頭痛。而欬嗽者。宜小柴胡湯。加荆芥。紫蘇。杏仁。薄荷。蓋小柴胡能通水溝。散鬱火。升清降濁。左宜右有。加減合法。則曲盡其妙。

又有瘀血作欬。其證欬逆倚息。而不能卧。與水飲衝肺之證相似。蓋人身氣道。不可有塞滯。內有瘀血。則阻碍氣道。不得升降。是以壅而為欬。氣壅即水壅。氣即是水。故水壅即為痰飲。痰飲為瘀血所阻。則益衝犯肺經。坐立則肺覆。瘀血亦下墜。其氣道尚無大碍。故欬亦不甚。卧則瘀血翻轉。更為阻塞。肺葉又張。愈難斂戢。是以倚息不得卧也。若仍照水飲衝肺。用葶苈大棗湯。是得治飲之法。而未得治療之法矣。須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去瘀血。則痰水自消。宜代抵當丸。加雲茯苓法半夏。輕則用血府逐瘀湯。加葶苈蘇子。又有欬嗽側卧一邊。翻身則欬益甚者。諸書皆言側

臥一邊。不失血欬嗽不治之證。而不知仍是瘀血為病。蓋瘀血偏著一邊。以一邊氣道通。一邊氣道塞。氣道通之半邊。可以側卧。氣道塞之半邊。側卧則更閉塞。是以翻身則愈加欬逆也。宜血府逐瘀湯。加杏仁五味子主之。側卧左邊者。以左邊有瘀血。故不得右卧也。右卧則瘀血翻動。益加壅塞。宜加青皮鼈甲莪术。以去左邊之瘀血。側卧右邊者。以右邊有瘀血。故不得左卧也。宜加鬱金桑皮薑黃。以去右邊之瘀血。凡此瘀血欬嗽之證。諸書少言及者。朱丹溪略引其端。亦未申明。吾於臨證有悟。不惜大聲疾呼者。正欲起死人而肉白骨。豈敢秘而不傳哉。

又有衝氣欬逆者。以衝脈起於血海。循行而上麗於陽明。血海受傷。則衝脈氣逆。上合陽明。而為火逆。燥欬之證。麥門冬湯主之。玉女煎亦治之。二方皆從陽明。以抑衝氣之顛。使不逆也。

又有衝氣挾肝經相火。上乘肺金者。其證目眩口苦。嘔欬數十聲不止。欬聲小腹作痛。發熱。頰赤。宜四物湯合左金丸。再加入尿猪膽汁牡蠣五味治之。蓋血室為肝之所司。衝脈起於血室。故肝經之火得緣衝氣而上。小柴胡湯加五味子青皮龍骨牡

蠟丹皮地骨皮亦治之。重者加胡黃連。

衝脈本屬肝經。然其標在陽明。而其根則在於腎。蓋衝脈起胞中。而腎氣即寄在胞中。腎中之氣上於肺而為呼吸。亦借衝脈之路。以上循入肺。是以臍旁衝脈之穴。謂之氣街。內經又明言衝為氣街。衝脈之與腎經交合者如是。是以衝脈每挾腎中之虛火。上逆而欬。喘促咽乾。兩顧發赤。宜豬苓湯加五味子知母牛膝黃柏熟地龜版或麥味地黃湯以安之。三才湯加鐵落以鎮之。或大補陰丸合磁硃丸加五味以吸衝氣。使歸於腎。則不欬逆矣。又有胞中之水內動。衝氣挾水上逆而欬者。其證上熱下寒。龍雷火升。面赤浮腫。頭暉咽痛。發熱心悸。大便反滑。腰痛遺溺。桂苓甘草五味湯治之。腎氣丸亦治之。參看吐血欬血門更詳。

欬嗽之病。其標在肺。其本在腎。血家欬嗽。尤多生於腎虛。腎者氣之根也。腎經陰虛。則陽無所附。氣不歸根。故浮喘欬逆。宜三才湯加五味子沉香。陳脩園用二加龍骨牡蠣湯加阿膠麥冬五味子。其附子須少用。只作引導耳。余每用知柏地黃湯少加五味子肉桂。以為報使。常服都氣丸亦佳。又有腎經陽虛。不能化水。腰痛便短。氣喘。

欬逆者。腎氣丸加五味治之。更有腎水泛上。脾土不制。而為水飲欬嗽者。乃屬五飲雜病。非失血家應有之證。自有各書可查。茲不贅及。

發熱

吐血家脉靜身涼。不藥可愈。以陰雖虧而陽猶不亢。陰與陽尚得其和。故易愈也。或身有微熱。皮毛似汗。此為陽來求陰。水來就血。亦可自愈。所謂發熱者。與身有微熱不同。

失血家陽氣鬱於血分之中。則身熱鬱冒。但頭汗出。身熱者。火閉於內。而不得達於外。故也。但頭汗出者。火性炎上。外有所束。則火不能四達。故愈炎上。而頭汗也。治法宜解其鬱。使偏身微汗。則氣達於外。而陽不乘陰。熱止。血亦治矣。此如盛暑遏熱。得雨而解。小柴胡湯主之。

又有瘀血發熱者。瘀血在肌肉。則翕翕發熱。證象白虎。口渴心煩。支體刺痛。宜當歸補血湯。合甲乙化土湯。加桃仁紅花。柴胡防風。知母石膏。血府逐瘀湯亦治之。瘀血在肌腠。則寒熱往來。以肌腠為半表半裡。內陰外陽。互相勝復也。宜小柴胡湯。加當

歸白芍丹皮桃仁荆芥紅花治之。桃奴散加黃芩柴胡亦治之。瘀血在腑則血室主之。證見日晡潮熱。晝日明了。暮則譫語以衝為血海。其脈麗於陽明。故肖陽明燥熱之證。桃仁承氣湯治之。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白芍亦治之。瘀血在臟則肝主之。以肝司血故也。證見骨蒸癆熱。手足心燒。眼目青黑。毛髮摧折。世以為難治之證。而不知瘀血在肝臟使然。宜柴胡清骨散加桃奴琥珀乾漆丹皮治之。

以上所論皆屬血家發熱之實證也。又有發熱之虛證。分血虛水虛兩類。另條如左。血虛者。發熱汗出。以血不配氣。則氣盛而外泄也。或夜則發熱。以夜主血分故也。或寅卯時即發熱。以寅卯屬少陽。肝血既虛。則少陽之相火當寅卯旺時而發熱。地骨皮散加柴胡青蒿胡黃連雲茯苓甘草治之。又或胞中之火。因血不足。上合陽明燥氣。日晡潮熱者。犀角地黃湯治之。

水虛者。水為氣之所化。水津不足。則氣熱。皮毛枯燥。口咽生瘡。遺精淋祕。午後發熱。大補陰丸以補水濟火。或清燥救肺湯從肺胃以生水津。水足以濡血。則陽氣不亢。燥熱自除。五蒸湯亦統治之。

復有陰虛於內。陽浮於外。而發熱者。須大補其陰。而復納其陽。故產後發熱。用四物湯加黑薑。失血發熱。亦可用之。火重者。再加芩連。若腎陰不足。真陽外浮。發熱喘促者。是為陰不戀陽。陽不入陰。宜從陰引陽。用二加龍骨湯。加五味子。麥門冬。阿膠。或三才湯。加鹽炒肉桂少許。桑葉雲苓白芍蟲草山茱萸牛膝五味子知母沉香龜版。此外又有食積發熱者。手足心腹熱。胸滿噦呃。大便不調。日晡及夜發煩。宜枳殼厚朴大黃消去之。則不壅熱矣。勿謂虛人無實證也。

厥冷

雜病四支厥冷。為脾腎陽虛。不能達於四肢。四逆湯主之。若失血之人。而亦間有發厥者。則多是熱邪內陷。伏匿在裡。外見假寒。身如冷水。目昏神暗。脈伏不見。或冷一陣。反而發熱。或厥數日。反發熱數日。其厥多熱少者。是陽極似陰。熱之至也。厥少熱深者。是伏熱猶得發洩。熱尚淺也。此即傷寒論厥陰篇。所謂熱深厥亦深。熱微厥亦微是矣。蓋厥陰肝經。內寄膽火。病則火伏陰中。而為厥。火出陽分。則反熱。發熱固是火甚。發厥則火伏於內。而更盛矣。先宜治其伏火。使火得發。轉厥為熱。次乃更清其

熱斯可愈耳。若誤認為雜病發厥而用熱藥。是促其命也。其辨法。雜病之厥。吐利不止。脈脫氣微。有寒無熱。伏火之厥。則厥後微露熱形。口不和。便不溏。小便不清。心神疲熱。煩躁不甯。惡明喜暗。渴欲得飲。吐衄隨厥而發。皆現真熱假寒之象。先以清化湯。合升降散。攻其伏熱。或當歸蘆薈丸攻之。次以五蒸湯清之。厥止熱不退者。再用太補陰丸。地黃湯。以滋陰。

發厥之證。又有寒閉於外。而火不得發者。用仲景四逆散加荆芥。老連枯芩。審其陽陷於內。而不出者。白頭翁湯。以清達之。升陽散火湯。以溫發之。二方酌宜而行。血家發熱。固多是真熱假寒。然亦有真寒者。去血太多。氣隨血洩。以致中氣去而不旺。元氣損而不足。四肢厥冷。不思飲食。大便溏瀉。此乃虛則生寒之證。法宜溫補。十全大補湯。參附湯。養榮湯。隨宜用之。

寒熱

發熱惡寒。多是外感。傷其榮衛。傷榮則寒。傷衛則熱。平人治法。須用麻桂發散。失血皆陰血大虧。不可再汗。以耗其氣分之水液。只可用小柴胡湯。加荆芥。防風紫蘇杏

仁薄荷前胡葛根等以和散之。免犯仲景血家忌汗之戒也。若不關外感。係本身榮衛不和。發為寒熱。似瘧非瘧者不可作瘧治之。只用小柴胡。或逍遙散。和其榮衛而愈。又有瘀血作寒熱者。其身必有刺痛之處。血府逐瘀湯治之。此與雜病寒熱有異。醫者須知。

出汗

汗者氣分之水也。血虛則氣熱。故蒸發其水而出為汗。但頭汗出。身不得汗者。乃陽氣內鬱。冒於上而為汗。以小柴胡湯解其鬱。則通身得汗而愈。蒸蒸汗出者。乃血虛氣盛。沸溢為汗。宜用白虎湯加當歸蒲黃蟲退治之。手足濶濶汗出者。以胃中或有瘀血食積。四支為中洲之應。火熱中結。故應手足汗出也。宜玉燭散。加枳殼厚朴以攻之。結去而汗自止矣。睡中盜汗者。睡則氣歸血分。血不足則氣無所歸。故氣泄而汗出。宜當歸六黃湯治之。或地骨皮散。加棗仁。知母。茯苓。五味子。黃芪。黃柏。以上所論。皆失血家陰血內虛。陽氣逼發之病。亦有陰陽兩虛。自汗盜汗者。宜歸脾湯。加麥冬。五味子。或當歸六黃湯。加附子。

又有大汗亡陽者。在雜病。亡陽則單屬陽虛。失血家大汗亡陽。則兼是陰虛。陽無所附。非大劑參附湯。不能回陽。繼用獨參湯養之而愈。

此論血家出汗與雜證出汗有別。參看汗血發熱門更詳。

發渴

血虛則發渴。有瘀血則發渴。水虛亦發渴。

血虛發渴者。血為陰。氣為陽。血少則氣多。陽亢無陰汁以濡之。故欲飲水也。法宜補血。足則氣不熱矣。聖愈湯加天冬花粉治之。或當歸補血湯加花粉芍藥根玉竹來冬。

瘀血發渴者。以津液之生。其根出於腎水。水與血交會轉運皆在胞中。胞中有瘀血。則氣為血阻。不得上升。水津因不能隨氣上布。但去下焦之瘀。則水津上布。而渴自止。小柴胡加丹皮桃仁治之。血府逐瘀湯亦治之。挾熱蓄血者。桃仁承氣湯治之。夾寒瘀滯者。溫經湯治之。

水虛發渴者。以肺胃之水津不足。是以引水自救。水津雖由水穀所化。而其氣實發

源於腎中。腎中天癸之水。至於胞中。循氣街。隨呼吸。而上於肺部。肺金司之。布達其氣。是以水津四布。口舌胃咽。皆有津液。而不渴也。若腎中之水不足。則不能升達上焦。是以渴欲引水。宜啟下焦之陰。以滋津液。地黃湯。加入參麥冬。訶子。或左歸丸。加兒茶。人參。玉竹。三才湯。加知母治之。夫水津雖生於腎。而實布於肺。又有腎中之水津本足。而肺金鬱滯。不能散布。以致水結為痰。咽乾口渴。宜小柴胡湯。通上焦之滯。使肺氣通調。則水津四布矣。又曰。津液雖生於腎。布於肺。而實賴胃中水穀以為其化源。胃中燥結。則津不生。三一承氣湯治之。胃中蘊熱。則津不生。王泉散治之。胃經肌熱。則津液被灼。人參白虎湯治之。胃中虛熱。則津不生。麥冬養榮湯治之。水之上分三條。皆失血多有之證。與雜病消渴。水停不化。津氣不升者不同。參看可也。水停不化。當用五苓真武等湯。

心煩

煩者。心不安也。心為火臟。化生血液。轉賴血液以養其火。故心字篆文。即是倒火。火降則心甯。火失血家。亡血過多。心火失其滋養。故多發煩。火太甚者。舌上黑胎。夜不

能寐。黃連阿膠湯主之。心中懊惱者。以火不得宣。故鬱而不樂也。宜旋子豉湯加連翹桔梗大力生地遠志。老連草梢治之。若火不甚。而血太虛者。心中了戾不得。是為虛煩。歸脾湯加硃砂麥冬炒梔子治之。逍遙散加龍骨棗仁亦治之。仲景酸棗仁湯尤為治煩要藥。若煩而兼躁。手足妄動。此為虛中夾實。內有燥屎。必見二便不調。發熱口渴。脈數有力等證。在傷寒為承氣證。在失血家。須兼顧其虛。宜玉燭散。或用玉女煎。加元明粉。煩躁之極。循衣摸牀。小便利者。陰尚未盡。猶可救一二。小便不利。死不治矣。此與陰躁不同。陰躁不煩而但躁。且必現陰寒可據之證。須細辨之。

又有產後血虛。心煩短氣者。雖同是心煩。然產血下行。氣多虛脫。其血之虛。皆由於氣虛。故心煩而必兼短氣。宜歸脾湯。當歸補血湯。養榮湯等。以補氣者生血。而心煩自愈。至吐血家。則其氣上逆。多是氣實血虛。證見心煩。尤血不養心之甚者也。若再補其氣。則氣益甚。而血益虛。心愈不得其安矣。治宜補血清火。硃砂安神丸治之。須參看卧寐怔忡驚悸門。

卧寐夢寐附

卧者身着席頭就枕之謂也。寐者神返舍息歸根之謂也。不得卧寐之證雜病猶少失血家往往有之。

不得卧有二證。一是胃病。一是肺病。

胃病不得卧者陰虛則邪併於陽煩躁不卧此與傷寒論陽明篇微熱喘冒不得卧者為胃有躁屎之義同。三一承氣湯治之若無燥結但係煩熱者竹葉石膏湯白虎湯治之兼理血分則宜用玉燭散玉女煎又有胃中宿食脹悶不得卧者越鞠丸如山楂麥芽萊菔子蓋陽明主闔和其胃氣使得還其主闔之令斯能卧矣。

肺病不得卧者肺為華蓋立則葉垂卧則葉張水飲衝肺面目浮腫欬而不得倚息卧則肺葉舉而氣益上故欬而不得卧葶苈大棗瀉肺湯攻去其水則得卧矣。或二陳湯加乾薑細辛五味子溫利水飲亦可若是火逆之氣挾痰上衝者則又宜水火兼瀉痰甚者消化丸主之火甚者深痰丸主之平肝則宜二陳湯加柴胡瓜蒌黃芩旋覆花杏仁薑汁竹瀝保和湯亦治之若無痰飲但是火氣上衝者其人晝日不欬卧則欬逆氣不得息乃肺痿葉焦卧則肺葉翹舉氣隨上衝噏欬不已宜清燥救肺湯加